

文史艺漂



弘征 著

華文出版社

文史艺漂

弘征
著

壹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艺漂 / 弘征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075-4236-3

I. ①文… II. ①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2574 号

文史艺漂

著者: 弘征

责任编辑: 陆虹宇 戴明敏

装帧设计: 萧睿子

内文排版: 布偶猫图书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10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246 千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236-3

定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001 / 大陆版的“野火”是怎么燃起来的
- 006 / 龙应台这个人
- 017 / 楚云长绕忆三毛
- 027 / 《青春诗历》和《友谊与爱情诗历》的回顾
- 035 / 田汉诗赠芦荻
- 038 / 汪曾祺的旧体诗
- 044 / 湖湘诗歌的源头刍议
- 049 / 汉魏六朝是中国诗歌承前启后的时代
- 055 / 昔放三湘去 今还万死馀
——李白流放夜郎地辨

- 062 / 魏源是中国近代杰出的诗人
- 068 / 诗人不幸湖湘幸
- 071 / 袒露的心灵
——蒋祖烜《曾经遥远的地方》序
- 074 / 梅山愣青仰头天字的歌吟
- 078 / 国学大师的鲁迅
——《鲁迅国学文选》前言
- 084 / 杰出的古代编辑出版家邓显鹤
- 094 / 编辑出版家钱君匋
- 104 / 三邓先生与一念和尚
- 110 / 辰阳春日吊诗魂
- 116 / 《故宫百联》序
- 120 / 孙水公园序

122 / 湘窖赋

123 / 有老声华蜚艺林

——《钱君匋装帧艺术》前言

131 / 印缘

138 / 画缘

143 / 天葩永吐奇芬

149 / 墨缘

156 / 书家沈从文

162 / 一部中国书法史就是草书演变史

——《草书技法实用丛书》序

167 / 胸储万壑落笔空灵

——鄢福初的书法艺术

172 / 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兼论近代湖湘文化

- 185/ 邓显鹤（湘皋）与清道咸
湖南人才群和湘学复兴
- 206 / 《沅湘耆旧集》和续编的踵继与劫尘
- 216 / 漫议《沅湘耆旧集》点校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 224 / 邹汉勋咸丰元年系狱事考
- 230 / 小凤仙与“历史题材”
- 234 / 新晃——夜郎古邑考
- 246 / 洪江有座古商城
- 250 / 洪江古商城是湘商最典型的杰作
- 256 / 紫鹊界梯田初垦于秦汉之前考
- 263 / 古夜郎故地且兰与牂牁考
- 267 / 古黔中郡置郡年代考
- 271 / 读史献疑两则

274 / 古代的酒官和酒令

277 / “女书”漫笔

283 / “昌黎经此”并非韩愈所书

287 / 王先谦与《湖南全省掌故备考》

292 / 湖南古村、镇的区域历史文化特征

301 / 后记

大陆版的“野火”是怎么燃起来的

1985年的初秋，亦即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的前夕，我和两位特约主编严秀和牧惠在长沙商议《当代杂文选粹》的作者名单，都认为还应选入几位有代表性的台湾作家。从当时有限的资讯中，首先便想到柏杨和龙应台，但都还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事后方知，其时在台湾刮起的“龙旋风”尚是她在报上开辟的《野火》专栏，《野火集》则是1985年12月才由圆神出版社出版。

随着1986年秋由我责编在大陆首家推出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并引起轩然大波，同时又成系列出版了三毛的散文；次年彼岸即将开放往来大陆探亲之前，我和几位台湾作家也有了从香港中转的书信交往，我想要出版这位已知是湖南籍才女的书，得到的回答是她现在人不在台湾，他们都和她没有联系。

正在费心寻觅之际，不期忽然收到衡阳一位文学爱好者单新元的来信，告诉我一个很令人意外的消息：龙应台于1985年7月和她丈夫曾经从美国悄悄回过衡东。她是1952年在台湾出生的，这是她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大陆，从香港入境后便直奔衡阳，按照她父亲告诉她的衡山老地名去寻找。那时两岸尚无人有过往来，她的名字也没有人知晓，就由

市侨联派人陪同找到了她的故乡，她还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哥哥住在乡下。单新元问我同她有没有联系，并寄来一帧她同丈夫在衡东拍的照片和她在国外的地址。我立刻回信请新元去信代我向她致意，并随即直接向她写了一封信，请她将《野火集》交由我社出版，并委婉地提出在有些文字上须略加润饰的要求。我当时深信她一定会同意的原因：一是湖南是她的故乡，从她此前已悄悄回来过可知，她有浓厚的乡情观念；二是和《丑陋的中国人》一样，这是一本在台湾就很受争议的书，肯定还没有哪家出版社同她联系过；三是湖南已出过柏杨、三毛的书，她必然已经知道，单新元在信中也肯定作了一番介绍，至少她在感觉上对将书交给我可以放心。

果然，不久就收到她一封写满四页纸的来信。开篇即道：“弘征先生：谢谢您的来信。‘野火’能在大陆出版，表示大陆的政治气氛与以往不同的，实在令人寄以希望。昨天已挂号寄出整理好的稿件。我把‘野火集’和‘集外集’的文章并在一起，将反应及读者来信的部分浓缩，次序重新安排，（让）大陆读者可以见到‘野火’的全貌。内容方面，我已经稍加润饰，你们或许会觉得我‘润饰’得不够多，但是我不能为了迎合大陆读者而说假话。‘野火’是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看法，就让大陆读者知道一下台湾同胞的真实想法，我想也是很有意义的，您说呢？”接下来便是关于封面设计等的要求。她在写这封回信时已是1988年2月，她本来是台湾《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自然已看到元月21日该报由名记者应凤凤写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台湾文库〉》的长篇报道，因为在那篇报道中写到：“但是当我把上述的出版讯息告知一些作家朋友后，他们的立即反应竟是急问：有没有80卷书的全部名单？如果选有我的作品，应该付稿费给我们。”于是便在信中写道：“您是否觉得奇怪，怎么台湾作家这么在乎版税的事！在国外的观念是这样的：版税是作家的权益，也是一种荣誉，一个不可侵犯的权利，所以作家都看得很重。现在台湾流行大陆作品，也都有付给大陆作家版税。湖南出版台湾文库，

极受台湾作家注目与企盼，我希望这么好的大事不要因对版税的观念不同而引起误会。”主要还是因为两岸长期隔绝，彼此都不了解，她也从来没有在大陆出过书，所以在信中特意提出来。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切都显得很坦诚，好像相交已久。

本来，按常规收到书稿后做些编辑处理就很快可以发排了。但是由于那时出版台湾作家作品须专社、专批，而且这又是一本很受人瞩目的书，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完成报批手续很需要花些时间。其次，与之前出《丑陋的中国人》为免胎死腹中我守在工厂里校对赶印不同，我力求不留下任何遗憾，除了既尊重作者又能顺利发行，字句的修饰反复同作者商量，与苏黎世通一次信往返须个把月时间之外，又特别要求作者专门为此书写一序言。当然，我之所以能这样从容，主要还是因为已经有了作者的授权，不用担心有别的社来抢。然而，很快就证明我是完全错了。

随着“龙旋风”不断从彼岸吹来，出版界自然是闻风最早。北京有一家社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其加以删编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出气》的书名推向了市场，接着还有别的社……龙应台比我还要早知道消息。先是有一家沿海社同她联系要求取得这本书的授权，她回说已经给湖南了不能答应；之后便又传讯给她北京有家社已经出了，其意或许是为了说服她不必限定在一家。接着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打电话告诉她已经见到了书。她闻讯后甚为忿忿，立即给我来信说：“我倒是真要生气了。你们是否能代表作者去函××出版社，希望他们不要盗版，否则我10月份到北京时，必得打官司。”

这事就让我感到十分为难了。因为在此前对出版台湾作家之作确有一时无法联系的客观困难，只能事后补发稿酬。这时虽已是1988年，彼岸已经开放往大陆探亲，但习惯性的版权意识薄弱仍然不免。只是因为后来有规定对出版台湾作家的作品需要专社、专批，我社的《台湾文库》就曾受到有非出版部门的干预差点半途夭折，幸而我在之前是取得了

新闻出版署领导赞同的，才得以后来只是缩小规模，以《台湾佳作选粹》丛书出版。其他非沿海的地方出版社则只能“望洋兴叹”。不然，《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开火》将不会只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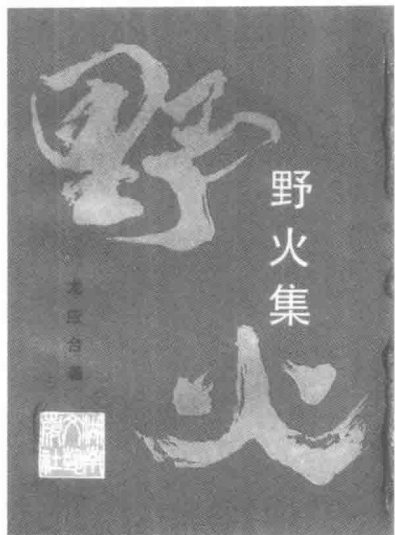
北京这家社毕竟海外人缘很广，通过台湾报界元老卜少夫先生向她写信从中斡旋，并转寄了样书，要求补办授权。她没有同意，并给我寄来了她给卜先生回信的复印件。信的开头就说：“我早已授权给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大陆版的《野火集》，只因为我坚持文字的忠实性，湖南方面与我一直在磋商中，所以拖延了出版的日期。没想到××出版社一声不响，不经作者同意就出了书，而且删改了原书……”在给我的信中还特别提出“你们是‘正牌’的，是否能代表我与××接洽”。

这事如果是发生在今天，我社按照她的要求去和未经授权的社交涉同时也是维护自身的利益是必然的了。但在当年，我却只能当和事佬，写信劝她既然对方已经通过中间人表达了歉意，虽然他们先出书对我们后出的发行肯定有很大影响，但大陆有一些一时说不清的特殊情况，我们也不想再加计较，建议她这个中国人也不要再生气了。随着有多人劝解，后来她慢慢气消，于移居法兰克福前来信说：“关于××出版社盗印‘野火’事，我或许反应过度了。”出版方自然也补付了版税，此事和平了结。由于有人大概是为了做好她的工作，说“大陆由于地方大，销行网的不足，往往有多重授权的情况”，于是她在来信中问：“我不知道‘野火’由你们出，那么其他省份城市是否也能买到书呢？”我不便在这信里直接回驳，只有告诉她这倒不必担心，我们的书都是全国发行，无论哪个省，只要有书店订货，我们都会供应。

这就是1988年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野火集》，印了64500本。

扉页的背面按她的要求加印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与母亲——作者”。

卷首是她专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开往梦境的火车——给家乡的读者》。文中深情地写道：“《野火集》正式在湖南出版，满足了我对大陆



那股浪漫的思乡情怀。我不必再殷勤问客是否知道寒梅的消息；书在父母的故乡出版，就好像自己已经回到了寒梅怒放的窗前，与村里人用乡音对谈……”

卷末有我写的《编后小札》。

她在法兰克福收到样书后即来信云：“您写的编后记极中肯，有心的读者应该看得出您的深意。这本‘野火’自然要比北京××出版的内容丰富得多，而且保留了文字原貌。可惜劣币驱逐良币，他们印了15万本，大部分的人大概只知道那个有缺陷的版本。”

其实她的“可惜”也许是不必要的。那本书当时为了抢市场，仓促成书，书名也不叫《野火集》，真正留在读书心目中的应该还是这本专门写了序言和印有献词的。

2011年3月于长沙

龙应台这个人

这个题目就是“抄袭”她的。1997年7月，她自德国法兰克福写了一篇《弘征这个人》，同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在刊出时，编者改题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其实，还是原题更富有人情味。然而，现在要套用这个题目来写她，可就难了。虽然曾经写过《龙应台的“面具”》、《大陆版的“野火”是怎么燃起来的》等，皆主要是说书言事，并非重点写人。还是跟着感觉走吧，写点近距离的印象，也算是不离题了。

和她通信是在二十几年前。1988年夏天，她尚侨居瑞士苏黎士，我写信给她，要求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她的《野火集》。之后经常通信，接她从国外打来的电话，看她寄来的照片，堪称已熟悉音容笑貌。在和她见面之前，倒是先认识了她的双亲。一直到1995年8月，才忽然收到她自法兰克福的来信说：“上次家父母去长沙，多蒙您照应，非常感谢。这一回，我自己要来叨扰了。父母年事已高，所以我决定和他们一起返乡探亲……希望那段时间您刚好在，天南地北的，见一面可真不容易……”

那次她是陪父母从台北先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千岛湖，然后到江西婺源看舅舅再回到湖南衡东，才一个人来长沙找我。

那天快到中午，放下电话，我立即到舍旁的大马路上去接她。只见她已下车拖着一只手提箱迎面走来，一袭浅色的西装套裙，足穿一双那种俗称“一脚蹬”，连袜子都没有穿，从头到脚看不到一点长期生活在欧美的痕迹，也不像已见过许多的来自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女性，我不禁脱口而出：“欢迎来自衡东的乡村女教师。”

吃过中饭，我提议去参观岳麓书院。因为我在读她的书和通信中，早就感到她虽然是一位英美比较文学博士，但所散发出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极浓，行文中每见有老庄相与晤谈，听到有王船山、张岱、袁中郎等人的插话。即使读她的评小说，也不似有些并未喝过洋墨水的评论家，热衷于模仿不类中国人说话的洋腔。“真像你说的那样吗？”没想到刚只进入到第一道门，徜徉于绿荫掩映的白墙青瓦之间，她就立刻痴迷了。从大厅的讲坛，两旁的学生斋舍，左侧的亭园，后面的御书楼以及文泉、回廊、碑刻……流连忘返，似乎都听到了历史的登音。一面不断地向匆忙赶来的书院研究员邓洪波提出种种问题，诸如书院和官府



1995年8月弘征与龙应台在长沙岳麓书院

的关系，相对独立或成为统治者权势的延伸，书院的独立人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因为已商定晚上去湘西需要回去收拾点行装，上车前还得去赴省作协的晚宴，每到一处我都提醒她抓紧时间，她皆连声说好，但到了下一处依然故我，最后只有拉着她快步往外走。已看到司机在门口频频招手，不料正见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在赫曦台上蘸着清水写擘窠大字，又连忙跑了上去，蹲下来同她絮絮叨叨，真是拿她没法！

这次游览，她回到法兰克福就寄来一篇脍炙人口的《山间小路》，湖南的《书屋》杂志和上海《文汇报》都发了，后来又作为我给她编的那本《魂牵》的代序。在文末深情地写道：“我在树影斑驳的小路上徘徊，不忍离去，若有时间，真想在那百泉轩的廊下坐到黄昏，听风从深邃的起点悠悠吹来。”果然，我后来又陪她去过两次。第二次到时书院刚打开大门，从容地在院中逗留了差不多一上午，还去参观了隔壁的孔



2006年元月，龙应台和她的儿子安德烈在弘征家中，两旁为弘征夫妇

庙，观赏了院后唐李邕书写的《麓山寺碑》。第三次是2006年的寒假，她带着德国籍的儿子安德烈来湖南寻根。

坐火车次晨到了吉首，与同来迎接的当地作家张二牧和小陈立即驱车去凤凰，不料一辆还很新的面包车在半路便抛锚了。那时尚未流行都有手机，二牧正准备去一公里外的邮政所打电话再找一部车来，恰巧来了一辆在农村那种用手扶拖拉机改装的加斗车，她和我商量就坐这辆车去。二牧他们连连摇头说不可，怎么能让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中国台湾大作家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小拖上，至少也要等一辆那种虽然破旧但还有个座位的中巴。我知道她不在乎，也许正想尝尝这种新鲜的滋味，只是也担心道路如此盘旋起伏坑洼，这位小拖拉机手一不小心，将我们永远留在凤凰山上。一行人从后面爬上了车，在塑料布篷下的两条长木板上同几位背背篓的大娘挤在一起，篷外还有一个农村小伙手攀篷柱在表